春秋分記

二九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藺敏修曰河曲之役晉不欲戰以老秦師而士會乃為之謀卒侵晉入瑕嗚呼悲夫武子而忍為此夫樂毅得罪於燕懼而奔趙趙王與毅謀伐燕毅曰臣事燕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逃於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介若毅者可謂知道矣

經十有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巳丑公及晉侯盟傳見

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傳見邾

石季長曰邾有成君晉欲變人之主非義也捷菑既庶晉欲廢人之嫡非正也書曰晉人以疾之甚矣公羊大其弗克納則失之也傳之解晉人左氏一以為趙盾公羊一以為郤缺穀梁一以為郤克雖不同要之皆非微者故知書人為貶也明矣

傳十四年夏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陳鄭宋

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翳桑桑之多蔭翳者）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介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盾出奔聞公弑而還）太史書曰趙盾

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
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懐矣自詒伊
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
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趙匡辨疑曰董狐云亡不越境言行未遂遠而君
被弒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耳非謂越境即無罪
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妄附會為此言誣何甚不
然則姦臣令人弒君身越境而還即無罪乎故當

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荀首）此師殆

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聞晉師旣濟王欲
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令尹南轅反旆伍
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
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
從此行也晉師必敗王病之告令尹改乗轅而北之次
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
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
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

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冬十一月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秋楚子重伐鄭　冬季文子

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
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
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欒書）知莊子
（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
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
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
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
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

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傳七年秋楚伐鄭諸侯救鄭鄭因鄖公鍾儀獻諸晉八

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
歸囚諸軍府為九年見鍾儀張本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欒書
帥師侵蔡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冬十月叔孫僑如
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
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
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

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秋七月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秦人白狄伐晉

傳九年春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將始會吳吳

人不至秋鄭伯如晉晉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泠人也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藺敏修曰成者國之大事也國人願之大臣謀之卜筮參之君斷之使介行之玉帛將之鬼神誓之

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脹滿音漲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未反疑魯貳楚冬葬晉景公公送葬